

四維文恭先生集鹿忠節夫子批

羅念菴文集

念菴羅先生文集叙



夫文字撰著非賢聖之得已也太上尚
矣中古以來有百官焉有萬民焉書與
文惡可已也然當是時言即其心文即
其行今世所誦習若謨典誓誥訓命敷
奏與雅頌二南之什三禮諸書大都具
矣顧自姬室東王跡熄小雅漸廢而陽
明之道日消禮壞樂崩失次渝節詩書

繁猥譌舛淆亂陵夷至於敬定之世時
則有若孔子出而身任之志欲力行周
公之道挽而西之而竟不可得至於衰
老退而與門人弟子刪述論贊脩明緒
正故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要
非大而誇矣乃其時已不能無怪奇幽
玄之士出乎其間倡爲竒說妙論以自
詭仲尼蓋嘗憂而歎之曰索隱行怪後
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又曰道之不明
不行也賢智者過之也於乎此其微意
可睹已然幸天之未喪斯文所與從游
類皆忠信篤敬謹守其師說不敢過爲
增衍游飾以自依託使天下之人皆知
魯國孔氏家法之爲尚以不畔於道自
是去聖日遠諸子散處列國罔所統一
異說乘之浸淫漸漬而楊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矣天雖未欲平治天下而猶欲
開牖斯人時則有若孟子出而距放之
而堯舜周孔以來相傳之道復著斯人
不遂至於禽獸夷狄使百世之下皆知
尊孔氏黜異說儒者以配仲尼而謂其
功不在禹下諒矣由漢而來學術岐分
不純出於孔孟故雖有豪傑之士崛然
有作然徃徃窺其近似語其槩凡而其
本真要切精微之蘊莫之或睹雖謂之
不知而作可也歐陽永叔乃欲以韓繼
孟而蘇子瞻又推永叔於退之之域嗟
乎此豈可竝年而語耶殆難與不知者
道也至宋濂溪明道諸先生易通定性
諸書醇乎無以議爲矣自是又數百年
浸晦而支海內有志希聖者徒知執簡
冊襲訓故以謂爲賢作聖之要在是矣

然弗知反求諸心之要且約故雖勤勞而無成苦難而不相入要無惑其然也近世白沙陳先生舉以似人庶矣而旨深語約非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王先生致良知之說至爲明切蓋良知即良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於倫物感應酬酢云爲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弗欲由強而安由勉而熟天下之能事畢茲矣然自指出此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少悟即歇樂其簡捷謂知即行徒知執靈明以爲用假精魂以爲神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戰兢惕厲之功而其高明穎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狂而不知莽蕩空踈日流於支離詖遁而不自覺此其害不知視楊墨爲何如也蓋往正

山中嘗見羅子冬夏兩遊諸記所與諸
賢論難酬答時涉斯津竊自嘆曰賢者
亦爲是語乎蓋嘗貽書以請而羅子不
余忤也報書曰願以子言爲時砭石比
年盜起閩廣言撫斯邦提兵往來輒式
其廬因以就正且索比所撰著間出數
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諸書
與其記正學書院序困辯錄若良知復
古異端諸論所以憂墜溺拯詖離正入
心端士習而防其淫且蕩者真復抉腎
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之所感此與
仲尼之傷賢智孟子之放陂陷異乎哉
其有功斯世學者侈矣願其說時以示
相知而不以告人人余懼士之學之日
流於詖且遁也則從其友人王子昭明
所鈔得數帙爰付撫守劉子刻之郡閣

念菴先生文集
庶其傳可以廣乎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讀者其尚知羅子不得已
之心乎若其集中歌行似杜子美近律
似王摩詰劉長卿序論表志諸文似歐
陽求叔曾子固則覽者當自得之斯又
不足爲賢者道矣集凡十有三卷內書
二卷雜著一卷序記傳狀銘表各一卷
祭及雜文二卷古律詩二卷

嘉靖癸亥夏四月同年友滁陽胡松序

念菴羅先生文集序

終

念菴羅先生集總目錄

卷之一

書四十

答蔣道林

丙辰

寄尹道輿

丙辰

答友人

丙辰

別蔡可泉

丁未

答郭平川

庚戌

答劉月川

戊申

答胡青厓

丙辰

答門人問學

甲寅

金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甲寅

與王龍谿 丙辰

答萬日忠 二 巳未

復東廓公 丁未

答王敬所 丁巳

答董生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答董蓉山 丙辰

答同志 甲寅

答戚生 辛亥

答戴伯常 丙辰

與李石麓 丙辰

答成井居 甲寅

答項甌東 辛亥

答雙江公 丁未

答翁見海 乙巳

答王西石 戊申

與靳兩城 丁未

寄雙江公 乙卯

答王敬所 丁巳

與蕭雲臯 巳未

答周洞巖 丙辰

會稽文集
卷之二
答趙浚谷

癸卯

答唐荆川

甲辰

答李子

丁未

答何善山

丁未

寄雙江公

己酉

答薛畏齋

壬寅

答友人論學

辛丑

答臧南玄

二壬寅

卷之二

書三十六

寄雙江公

癸丑

謝介翁相公

庚申

與臺省諸公論覈丁

戊午

寄唐荆川

庚申二月一日

與劉重菴

戊午

答荆川

庚申二月十一日

答李中溪

庚申

與詹毅齋

簡陳子爲

答曾月塘

與雙江公

謝邵姻友祝年

答陳明水

庚戌

卷之三

雜著 十六

良知辨

答復古問

中庸解答門人

寐言 四

跋顏魯公帖

書萬日忠扇二章

贈周洞巖

書楊武東卷

書馬鍾陽卷

答趙浚谷

答間喪禮

與周生論易

答王劈泉

上郡公

答表叔周七泉

與謝與槐

寄雙江公

寄謝高泉

寄王龍谿

謝整庵先生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答黃洛村

丁未

答劉櫟亭

二庚戌

答金存庵

辛亥

答成井居

乙卯

寄胡鹿厓

丙辰

答東廓公

丁巳

謝尹洞山

丁巳

答同年

乙巳

與王西石

巳酉

與陳兩湖

巳未

復何吉陽

戊午

別周龍岡

讀釋氏論

良齋贅答

書廖氏遺墨後

宗論三

異端論三

主和論

卷之四

序 三十七

續刻南嶽志序

讀困辯錄抄序

絲

刻雪浪閣集序

尹道輿令太和序

水厓集序

別汪周潭序

流芳集序

贈潘天泉序

王母六十序

李母六十序

遺玉錄序

壽外舅曾翁序

贈蔡可泉序

壽林太孺人序

贈黃滄溪序

昭陵寶墨序

贈靳兩城序

重刻一峯集序

白潭詩集序

諸儒理學要語序

喪禮序

毛白山五十序

族叔母彭壽序

困辯錄序 缺

甌東私錄序

壽族叔祖序

贈何平利序

代贈李侯序

送王西石序

谷平先生文集序

送季弟序

尹翁七十序

海豐縣志序

劉氏族譜序

重刻文山集序

鮮學士文集序

中丞胡公平寇序

外臺集序

卷之五

竹

記二十二

龍場陽明祠記

幻悲閣記

尊經閣記

韶州南軒書院記

富田文山祠堂記

寶慶忠節祠記

寧國府學門記

南譙書院記

水雲樂丘記

韞齋記

依仁堂記

安湖書院記

東溪記

前王村新墓記

雪峯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峽江練公祠記

陳氏遺忠祠記

石鐘山記

戰馬記

崇仁新建兩城記

卷之六

傳七

善菴府君傳

周宜人傳

懋齋李公傳

先大夫傳

先宜人傳

張簡肅公傳

竹

沈紫江戰功後序

卷之七

竹

行狀 四

谷平李先生行狀

東川先生行狀

東塘毛公行狀

劉忠愍公死事狀

卷之八

匏

墓志銘 二十一

王東華墓志銘

三符曾公合墓志銘

何孟循墓志銘

林石樓墓志銘

吳雲泉墓志銘

何善山墓志銘

泮湖李翁合墓志銘

歎齋張公墓志銘

亡妻墓志銘

三厓歐公墓志銘

祝岫巖墓志銘

羅三潭墓志銘

周魯齋壽藏銘

何武畧合葬志銘

張野塘墓志銘

水厓彭公墓志銘

胡嶺泉墓志銘

劉良溪墓志銘

龍北山墓志銘

秦白厓墓志銘

胡雙華墓志銘

卷之九

墓表五

匏

東潭蕭公墓表

劉櫟亭墓表

貢胡涯墓表

彭鵝溪墓表

岷山胡公暨配墓表

卷之十

祭文二十二

告白沙先生祠

祭魏莊渠先生

祭李谷平先生

祭楊文襄公

祭林東城

外父符翁合葬祖奠

祭牟禾山先生

祭周天臣

祭周七泉

奠李氏妹

祭歐南野公

祭項甌東

祭彭石屋公

奠亡室

除夕奠亡室

祭劉長溪

祭曾梅臺公

祭尹道輿

祭趙子良

祭李省菴

祭程松溪

祭周簡肅公

卷之十一

雜文十一

吊大義塚文

代雙江公禡祭文

橙溪嘉會堂上梁文

土

俯清樓上梁文

桐臯芸館上梁文

逸翠山莊上梁文

玄潭雪浪閣上梁文

秀川羅氏祠堂上梁文

桐江水次倉上梁文

新居上梁文

石蓮洞正學堂上梁文

卷之十二

華

詩

閑述三十二首

雜詩四十一首

昭君詞十八首

歸田

玉山贈詹少華給舍

同黃洛村宿羅田巖

答王筆峯

石塘叔如洵陽

自石埠夜棹玄潭

解劍行

玉虛山秋齋

戲答妻舅問薦劔

閑居

答夏爲齋年兄

與陳嘉善

與萬鹿園三首

寄牟禾山公

贈陶匯溪

何郡公入覲

走馬行

同萬鹿園遊皂閣

生日

黃谷村會試

貽相者

甲辰新春

餞同年薛畏齋

贈彭石屋

別廷質弟

友人除廬州推官二首

寄程松溪

庭中鷓鴣

述懷示友人

挽羅汝奎兄弟

李子謁選

念老文集
雙江分粟

逢鴈

聞虜犯保定

太保司馬毛公歸田

贈曾梅臺

聞蟬

壽外父符翁

古佛堂

答友人問訊

三字吟

次禾川黃郡公追錢

棹歌聲

湘江懷古

上封

祝融絕頂石

穿雲入方廣

出方廣道

魏元君仙臺

答楚石僧

別何謝二子

贈王劈泉

重別何謝二子

分卷文集
鄉山人六十

重別道輿

謁孺子祠

龍池

吊余忠宣公

訪唐荆川

別戚生

酬萬履菴

塵外樓

書永慶寺壁

淵心亭二首

次答屠竹墟

僧別

子陵祠

開徑

送周龍岡二首

尹道輿會試

吳雲泉初遊石蓮洞

上元里會

傳山人

暮坐

贈歐兩川兄

邃夫弟南雍三首

獨卧

倭劍歌

澗谷公墓四首

訪隱原

洞中懷雙江

送客

洞中答戚南玄

青原山次韻

送蔡可泉

平陽勘雙江公獄事

宿龍華寺二首

龍虎山二首

彭蠡中秋

別寧遠桃生

洞中石梅

歲暮懷雙江公

嶺南令

展先墓

訪劉靖川

贈王明府四首

洞中寄趙浚谷

登雙江公凌空閣

靳兩城考績

東葉洞菴

寄同年畢望江

夜雨玩易

寄京師孫錦衣四首

三舍山中二首

夢訪道輿二首

寄萬鹿園

獨坐二首

午日青原山

寄吳九江

李將軍歌

世寶樓

雙江公赴薊州二首

病中

張石洲赴武昌

寄牟禾山公

答問病

哭仲弟造夫

春遊

寄趙浚谷

洞中對客

會荆川歸

望廬山

劉忠愍諱日

送朱子

次韻別柴子

除夕二首

彭節婦二首

空齋

青原山再疊韻

將遊廬山別道輿

遊開先

後主書堂二首

白鹿洞

登文殊峯

與行者

栗里

重至圓通

東林寺

竹林寺

與日者

送河南教諭

我昔

次韻答趙浚谷

權生行

九仙臺四首

何君洞

練中丞故墅

古意

寄鄭景甫

與相者

示僧二首

青原山三疊韻

外內

次贈東廓公

五疊青原韻

贈毅菴叔

趨龍溪潯陽約

入匡廬

拜靖節墓

謁濂溪祠墓三首

詠真洞天

天池寺

自佛手入慈雲菴

凌虛閣

文殊臺

石峯僧

贈九江陳兵憲四首

贈楊武東二首

寄王東谷

別家夫弟二首

別王明齋

先天

知幾吟

次康節觀物吟

陶朱公二首

入山

卷之十三

木

詩

夜坐十首

默坐二首

病懷六首

念春文集
覽勝樓

訪李中丞

壽劉五齋

夢中別友

廖氏草亭

鄧壽亭

送李台岡應貢

病

洞中平道

答趙浚谷二首

有感

恩江二首

遣懷

羅嵩明

默坐雜詩二首

七月十一日作

水後答洛村

寄尹道輿

寄葉綱齋

夢夜半峯頂默坐

別緒山

夜夢

晨起讀書

寄壽松溪

李忠定公祠

贈別雙江諸公二首

贈羅鎮峯

別宋陽山

送王生養大

山中雜詩三首

舟中生日

劉少師公南昌
七泉故宅

丙辰再至洞

種射干

寄李石岡

靜觀

丙辰除夕

丁巳六日洞中作

洞中雨

謝藩臬諸公

寄答胡總制

飲酒

掃墓

湖上

陽府寺候荆川

贈范軸山

悼亡四首

貽竹泉弟

次王敬所韻三首

中秋洞中

李澹齋詩

山中

青原六疊韻

稱拙

答朱尚書

洞中雪

符丞憂歸

出洞述懷

贈亡弟內舅

聞薦

夢中贈道士

玄潭

謝張秋泉

夢松溪

閱已丑讀卷記

上墓行

送劉鳳西

別季弟三首

重別季弟

秋夜

題海蟾圖

李鵝洲守海州

對松

生日答貽

天籟

蕭雲臯知麗水

感昔

齒搖

已未除夕

題西湖圖

松亭

壽東廓公

贈張南川

別鄭雲門二首

寄劉鳳西

寄丁安仁

道輿旅櫬

送王養大

莎鷄

偶成

送李檀坡

閉關

雜詩

撫劍有懷

夜夢

答胡栢泉

答友

客歸

報貢受軒

方僧三首

生日答貽三首

寄劔州弟

口占

悼友

階前黃葉

寄原山三首

寄鎮山中丞

湖口友人贈石

有喜

冬燠

十一月廿九日

贈楊虛所

別洪元脩

答曹紀山

重別陽岡憲使

作書寄弟

寄茂州弟

張寒泉夫人

寄張中丞

賑饑

答蔡白石

別白石

獨坐

偶感

趺坐

寄劉高郵

靜坐

送張南川二首

紀亂四首

辛酉閏五月廿六日

湖西

報至

別尤尉

湖學諭沈武官

聽友人誦晁仲約事

撥悶

別劉龍山

月

京貴書數至

官軍謠

曾月塘返家

贈右轄敬所王公

誤傳寇至隣曲盡奔

愁

十九團鄉兵戍桐江

求市

貍奴行

新淦賊退志喜

閣上

秋晚

之子篇

寄胡梅林督府

晏母孤節二首

世光子赴鄉試

訟往

雨中客談衡山感賦

梅溪

遺世三首

答同年楊虞坡宮保

白山毛君六十

晨述

贈王存齋

辛酉中秋次夕

問月篇

重陽

螺川捷音歌

晨起

別月泉張郡公

贈果齋郡守

壽石岡兄六十

胡甥歌

落架

辛酉生日

蕭麗水謝病

羅山泉六十

新正

寄李石岡吏部

後園雜詠十首

後園續詠六首

栢泉胡公巡撫捷詩

書

答蔣道林 丙辰

寄尹道輿 丙辰

答友人 丙辰

別蔡可泉 丁未

答郭平川 庚戌

答劉月川 戊申

答胡青厓 丙辰

答門人問學 甲寅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與王龍谿 丙辰

答萬日忠 二巳未 復東廓公 丁未

答王敬所 丁巳 答董生 丙辰

寄王龍谿 丙辰 答董蓉山 丙辰

答同志 甲寅 答戚生 辛亥

答戴伯常 丙辰

與李石麓 丙辰

答成井居 甲寅

答項甌東 辛亥

答雙江公 丁未

答翁見海 乙巳

答王西石 戊申

與靳兩城 丁未

寄雙江公 乙卯

答王敬所 丁巳

與蕭雲臯 巳未

答周洞巖 丙辰

答趙浚谷 癸卯

答唐荆川 甲辰

答李子 丁未

答何善山 丁未

寄雙江公 巳酉

答薛畏齋 壬寅

答友人論學 辛丑

答戚南玄 二壬寅

書

答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并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第於言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荅未幾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

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
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
聽瞑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
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
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
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蓋然矣乎是故感
於親而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
矣感於民而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
不仁矣感於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
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
而能旁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
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
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盡
已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已分
內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即非此心與此
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
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知覺後知先
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
下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

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隅之見以爲學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于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體統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其

以用子體義與言之云自是而後其爲可說也

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趨又若未嘗必以聖人爲可學蓋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營欲卜度之私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耳持以語之人人第應曰此萬物一體之舊說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千百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於余獨不解前之未快於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於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賞

許又烏足稱為離合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
學將以別於異端則明德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
虛而能通何善如之知止則自定靜安慮復其虛而
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也格物以致知知止
矣通天下與吾爲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爲本有身則
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爲始身修則齊
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
畢執事所謂覷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
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
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
同異所由辨也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
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
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
間隔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此執事
所未言者今果以爲如何哉所恨年來衰病日侵禍
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事否尹道輿行
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面質無從願各珍重

寄尹道輿

改歲欲謝絕人事嘿坐以待盡即非待盡人亦當如
待盡人之心始有結裹處冬來與子良每商量至此

頭破得

輒恨不得與道與共之學問蹊徑似有可着力只是未純熟然自打坐後亦覺爲力稍易道與居官與打坐雖動靜二境不同却好操練存習若操存熟便與打坐者相似精神自散漫不得時時有幹當處矣近來見得吾之一身當以天下爲已任不論出與處莫不皆然真以天下爲已任者即分毫躲閃不得亦分毫牽係不得古人立志之初便分蹊徑入此蹊徑乃是聖學不入此蹊徑乃是異端陽明公萬物一體之論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內此方是仁體孔段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不足以當之識得此理更覺目前別長一格不是尋行數墨計錙銖照人眼目過日到眼皆是吾人當爲居官奉職乃是了吾本分事不是求免毀譽畏法度不得不爾此便是安勉王霸之分與尋常講究是非理道迥正殊別緣尋常只是了格局不是了吾本分事了格局便有勝不勝處了吾本分即力無不足俱是朴實底事由中達外自無周羅支吾之弊古人汲汲皇皇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是達此理今人言學或至踈脫雖極力向進終無成就是不達此理以此與他人言絕不見有一人

承當即不承當亦不見有一人聞之生嘆羨者不知何也陽明公後殊未見其比豈無謂耶區區不足法只此一蹊徑似出於天之誘衷非有沿襲處吾身縱不能至願諸君出身承當承當處非屬意氣興致只是理合如此此方是做人底道理此方是配天地的道理能有諸已何事不了真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也萬里通書既不易得故不復以寒暄爲勤渠珍重自任

答友人

前獲來書知與友人究竟此學既敬悅之又糾正之不佞矣嘆仰嘆仰鄙人近日亦有深懲於此者試一質之竊以爲學術之明不在言說之歸一而在躬行之密實不在言說之直諒而在躬行之觀磨朋友之益誠密實矣不言而信千里應之耻躬弗逮藏辨於訥固不至如來書所憂云云也子不云乎忠告善道不可則止此非有隱乎爾彼此相長則入之者深故聞言而悅即非助我其教之不倦者由其學之不厭故也此猶自夫子與朋友言之爾大舜聖人也當時耕稼陶漁之徒即使迥異於今人亦豈能有加於聖人者大舜不以其身爲耕稼陶漁之師而皆取諸耕

稼陶漁之徒以爲善掛稼陶漁且然其於朋友可知矣此猶自大舜與人言之爾當其居深山之中精神意態一無以異於野人以其無異於野人觀之則亦何嘗有片善寸長自執於已而足以加於人者乎惟其聞善言見善行而此中畧無凝滯若江河之沛然然後乃異於野人也此亦自孟子深知其心爲之形容言之爾當其沛然所謂舍己從人隱惡揚善之時也此亦何暇嘵嘵於彼此是非之辨而自覺其有異於野人矣乎野人且然其於朋友可知矣是何也執中而用者謂其能以虛受人非擇合而受執有不化使甲語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乙語甲曰吾不能從甲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夫中無定體非可言說甲不能信乙之爲中猶乙不能斷甲之非中也甲一亦是非乙一亦是非安知其不以執已爲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其不在於用人之中哉使中而可以言說則不必曰能擇之也使中而無所得失則不必曰能擇之而既得之又須拳拳服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中而又能用人之中即可許其如舜否歟知其未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得之又服膺之如曰否歟象山有言敬仲說一某不

說一某常箴他當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
古人不貴言說且病執言說者無益有害固莫若躬
行密實使人相觀者之爲得也象山箴敬仲矣鵝湖
之會後人疵之非謂陸之言說未歸一也爲其勝心
習氣猶有未化即非德性之用烏在其能尊之也故
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
天下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致
其終屈於已也彼通天下爲一身與萬物爲一體視
在人者猶其在已故善則亟揚之惡則亟掩之其情
於作惡聞者其能以不憤乎彼憤而耻者誠卑矣吾
固進之又動其憤耻以阻其入譬之愛身者之於癰
疽也將不顧其痛楚毒其體而割裂之乎亦將從容
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踪疑似之間傳述影響之
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微辭曲譬共成其美衆
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言之也其或違已之責墮
而遂忿疾於頑防人之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播騰論
列載之簡書雖出於愛人無已之心然使人人據爲
斷案指其舊瑕掩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之意又
如何也數年以來朋友凋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

諸君子培養者不小非積誠潛移之未有合并光復之期也偶感高論自悔往愆不覺冗贅惟執事正而教之

別蔡可泉

弟與兄號爲同袍者一十九年而未嘗一日相聚比者劔江一日之聚意繼是或可一再見遂輕爲別不謂當遠去也劔江一日之聚蓋嘗期之於三年之前繼是而一日之聚不知何地恐爲期不止於三年而弟之來日不知復有一十九年否也然三年之間書問止一再通耳一日之聚既未得吐心腹盡問難而

微者且爾况於迷謬者哉雖然病甚者之於醫惟其未有是人耳苟有之雖不見其人不聞其語越數千百里意固懇懇不置也况於書問可通則雖隱癖之故不能窺痛苦之情不能吐而其形與瘡必且寓之言矣矧來書自欺之謂乃明醫已試之藥直湏病者自取而飲之而又何以他求哉弟之妄意於此學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守其已能而漸進焉庶幾其可免於是病也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

惡而可耻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
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
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
可惡可耻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
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爲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
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
恤搔爬能談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醪而自以爲神
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
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於乎以是爲學雖日有
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翼之猶恐成其私也况於
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
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
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
餘瘡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
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
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
戚至寶不惜而糞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
忘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此其人
之智愚能否爲何如哉孟子之所謂哀哉非過甚語
也於此不一動心悵然自失者無足論矣有所動而

念者之集
一
舊習之搖將信將疑此生死之辨也於此憤發決裂而不復他顧直就舊習反之而不憚其難不畏其阻煅煉磨擦期於自立此更生之機也於此而是非漸明好惡漸端行止從違漸有可據此生理之初復也至於自有可安以何爲失我自非僞毀者何施是則生烏可已欲罷不能之機也不肖雖未足以語此而一念之誠亦欲指此爲歸願兄共與勉之脫此病苦來論有直攻其過之語此人人之所諱而兄不吝口兄之生理大過於人非信疑相半可知也夫過由心作豈待言攻人以言攻皆其標末自心自攻則其末所安何如耳弟惜一日之聚於既往而畏無窮之別於將來同袍之義未嘗少盡是以不復遜讓縱言求正倘不以爲誑而謂其或有所中時報以言而督責之雖無一日之聚固千里而促膝也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二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學不慮自知自能而言平旦好惡蓋指日夜所息牯之去至反覆而言是二者以其皆未有發者存故謂之良

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牴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然則之謂不動於思不牴於私不爲不誠而亦無用以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已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安能常得惘惘又况自私用智之心勝徃徃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溉其根飲流而不濬其源世以爲忘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

念齋文集 卷一
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
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
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
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夫何必贅之以
達此殊有所未解也

荅劉月川

龍華暨聚終以人事紛拏未得靜對別後輒復有戀
戀也來書具見忠實語能自道心腹中隱態即此可
以入道僕平日不敢持多言聒人大抵向人口溢緣
自己未有真得又懼騰口翻為世俗作障邇來覺得
不猶我哉所患在我未能入真却恐為人口實阻人
嚮往罪戾大矣故凡會友亦所以堅吾之初心去吾
之私意而起吾之情氣也世未有為其事而能去友
者即工商農圃類皆有所取益蓋與人為善亦是吾
人生理本合如此若一向不欲拈起即是自身有所
回互遂成避忌亦可以驗操習之專否若事靜嘿實
修隱微內訟即在稠衆又何可忘不獨閉戶始為慎
獨但覺一涉功能或率知解又當省却酬應盡斥言
論隨事調停未可以為定則也力行是孔門第一義
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力行至精密處非有二

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
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非安
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縫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應
事既已作何歸宿此不爲虛過日月哉又况處事原
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
在人之可見聞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爲人非
君子反求諸已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
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
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

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此處不令他意攙和
始是覲面相見也

荅胡青岬

舟中奉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嘗徃復一書然十五年
別來彼此用工節次與所經營者未嘗細扣近過玄
潭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
所成容易嘆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爲謀徒以切
磋之誼慷慨相許不爲有識者所嗤乎於是獨卧蓬
窓愴然抱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集忽沈文學
親持書幣多儀及門發緘拜教耿耿今昔又若神交
默應者亦何竒也既感善念無以爲報復愧學未成

章不足以酬嘉惠茲土之盛心躊躇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裡密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於見解議論之間縱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乃在收斂枯槁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耻惡衣惡食不患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路磨剝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屏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體會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和

此兩種始入內外兩忘路徑始是近裏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未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發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無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為一快俟脫稿請止白鹿之聚所謂嘉惠茲土盛心果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己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况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待言說而疊疊焉者此則誠動於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也執事

其務近裡俾有薰蒸融液之益而毋汲汲於匪人之
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為執
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之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
懷抱

荅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
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歆羨無然
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
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為此物也指
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

攘故謂之凶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
納交卧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
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為季
桓子之仕或為臆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
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為主靜便與野狐禪相
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
忍狼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
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
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深省而
致思也哉

念菴文集 卷一
與友人論咸艮二卦

承示咸卦要其歸于咸悔與艮背相似志末當云心無私係此正艮背之義生何足以辨此前書有斷來章之戒又念執事之取善無已不可無對夫易變易也所以盡心之變也故其爲卦不相假借其爲爻不可混淆蓋心之變無窮則其辭亦無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雖聖人復出不能盡也艮何以言背也言乎陽止于上而內外之不相入有背之象也如是恐疑于止而不應矣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非不行不止也時也止其所則時矣又曰內外敵應非貞吉悔亡是也咸悔咸腓咸股咸輔逐於動也咸悔墮於靜也或失則動或失則靜皆非虛也失其正焉耳咸悔何以無悔也冥然塊然何動之有動斯悔矣悔生於心無所用心悔何從生何言其志末也志可以通於天下而一物自居斯末矣本之則無如之何得其本萬事理於感也何有故艮背也者無我無人敵應也咸悔也者是內非外絕應也二者相去何啻千里是何也背可以言止悔不可以言咸言各有當不可易也即使易辭而曰艮其背猶可以言艮也如曰咸其背背非可感之物猶夫悔也知悔不可咸

之義而後學始不偏何也良其體感其用體用不離
非言可判也良言止之義矣然不以內爲是而曰不
獲其身不以外爲非而曰不見其人無我無人夫固
可以感也故其象曰思不出位言思而止也舍思而
言不出位非訓矣咸言虛矣必曰受人悔非受人者
也舍受人而言虛非訓矣故夫以咸悔爲良背者離
體用而言之也離用則有不思而不出位者存告子
之不動心是也體在用中用在體中無爲而無不爲
周公夜以繼日之思是也體用之離與否毫釐之差
耳今之離體用者必曰吾但爲悔而已無問其爲咸
也夫求居於體不猶索照於反鏡乎聖人不爲也此

曰二氏得之則佛老之作用別矣佛近於儒其爲言
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所無住心未嘗兩言之
也近見禪者與之語深以落靜爲戒每語必曰道能
應物余始聞而愧之彼非主於應物者也而拳拳以
應物言乃知儒異於禪未易言也畧不槩括遂爾曉
曉惟正其得失幸甚

與王龍谿

來論靈知徹動靜聖賢經綸無所倚真血脉路數言
甚切弟只玩味易中良背不獲身不見人一路却不
是分別動靜亦不是有倚亦不是息緣住靜此中又

安得凡心習氣包裹此件工夫豈容歇手日昨王濟甫書來亦言弟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字面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際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即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指爲外道此等處使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事初學下手便說了手話惟恐爲工夫束縛今住靜者誰欺不受動應牽擾者誰欺往往聞用工話輒生詫訝相訟相習更無止泊弟又不復開口向人只覺心不破今更不向此輩口中拾唾兒亦當戒之但欲似兄圓融活潑信手拈來無非本色又似高禪路徑與千聖經綸所謂坐以待旦不敢暇逸者殊科弟本是鈍根下器望此殊非易至如所謂眼前所得非究竟處又極的確曉曉之說亦當於靈知自生分別寧容走透有走透知便不靈他人難下口也

荅萬日忠

秋來涼溽氣候不齊蓬跣一室未堪酬應然扣戶入者紛如却不似盛暑中反優逸也正擬數時得相對憶楓潭翁歸省且入楚矣使書來不中所料馳想可

知書中致疑皆實力合併非漫說理道所謂機枯豈
已得而言之耶細觀語意尚有過於思索照管把捉
處白沙有云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非謂是耶念
之起伏如生龍活蛇捕縛不定此不得機枯者耳此
必知解技能心安貼不下若識得心體自不應有此
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處此處常作主宰
是一生不了念一切放下是千休千處得是真作得
主宰定感動時變換是把捉大緊故有厭動之病此
失之於動未可疑於靜也時時覺之便又是此物分
曉處一屬操持即入把捉此處正好調停求其至當
不小識得病根何事不了此處總難問人人言總難
着病自病自痛自藥自得力也諸疑答如別幅餘俟
面時盡之

又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疑之尤難絕利一源用
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爲他
途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爲心
役心不自主樂事趣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寡也象
山立大之論於疑聚處殺有地步故議論雖若近於
振揚而離此不遠今人質非粹美加之泛愛多岐虛

美易蝕精華稍涉影響便思發露以此希聖不亦難乎閏月靜卧洞中頗辨半生根崇誓當從此畢力不復他移與曰忠言之期共登途無徒望洋生嘆也

復東廓公

留石室數日得對清溫真如醉春風不在言說解釋令人不忍別也所聞諸語一一無疑克已之教途中已能了了克已之已即由已之已亦即已私之已莫非已也稍不能忘便屬已私故已字甚微惟堯舜然後能舍已惟夫子然後能無我非顏子承當克已二字不得克字只應作克治看若訓作克去不特不盡豈能安人安百姓哉但謂由已之已更無私意可克却又微涉執着俱不類當下本色話矣先生謂如何仲弓持養與顏子復禮先儒提開作乾道坤道二項看却是緊要語前相對時衆言紛紛先生亦未直指豈以言有時會耶凡此皆不敢以文義煩瀆恐孔門脉路有當辨者乞指示之

答王敬所

卧病野舍使書遠貽加之重幣推獎大過不覺汗顏不肖暑年以來妄意古人謂可希冀既長遊谷平李先生之門以濂洛之說自考已而徧友四方之士談

論徒勤躬行缺失譬之趨遠役者入于迷肆東奔西
馳取道泥淖未有騁步京國之期今老矣後志不酬
懲創日切加之家難灰心屏氣若有改圖而疾病纏
累天若桎梏此烏可以辱盛意哉拜賜拜教且以心
謝惟報事銳意斯文振衰起廢必有相應於不言者
蓋精神之感孚勝於言語之諄復和粹之融液深於
法制之詳密優游浸漬使人鼓舞而不自知乃所以
爲道化至於講究聚會雖不可少先後輕重君子自
有節度非不肖所能窺也濂洛而後興廢不一當時
翕然風動其機蓋可想見若襲其故跡而觸發之猶
得爲執事身又爲之矜式吾道其有望乎不肖竊伏
下風道揚餘隱絃誦味嘆以畢餘生幸甚幸甚支離
其形強以非任是益其罪也惟亮之

答董生

日者區區所言乃千古聖賢體統匡廓平甫能記憶
人心足見不忽獨不記云默默一室中便是了得天
下萬物一句乎知默默一室中亦是了天下萬物了
天下萬物亦與默默室中無加損堂上一隅之辨在
心術在身分不盡在身之出與不出此等處却非一
言可盡平甫且辨個是了得天下萬物無有分辨無

默識

有界限平甫自視此身果如何與古人相應否此處一切意氣見解力量謬妄承當不得要有真物在故言學不厭教不倦而必先之默識默識非細事非易能也舍已田而芸人田聖人以為病今人以為勇吾不知其說矣試有得後彼此兩證之別後水至室廬蕩然無存百不足恤獨病體遭此勞頓幾於不支今僦居野舍瞑坐待盡更不知此身何歸吾家何在天為畫出真靜景象敢不敬承之

寄王龍谿

前復書中間似大分析亦以近來見得友朋聞主靜向必皆沉實人乃知彼共作偽為議論所誤不量已力而謬張主其說以為真得故也弟往年恍惚於操持正受此病今真見得此病流注不細故每每言之譬之患病者見將來流注不已其勤懃有言或不為明醫厭憎兄必亮之矣荅道林書乃出近來鄙見難向人開口此件我朝惟陽明公一人悟得行得故暗室屋漏不敢自欺乃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而輕棄其身與凡心俗態終始不辨雖終日奔走四方號於衆而提撕之皆所謂塗生民耳目此等語意恨無從與兄面盡之年來見得同志頽靡未嘗卓然以斯

把老龍

家当抄

淨

的確

摸到根

前

一捐一掌

血

主靜

道自命謂之混俗則有餘謂之立教則未也孔子孟事業恐終無人理會斯道之傳兄自謂如何凡泄泄然不甚緊要皆謂無志覺得有病不能受藥皆謂自暴弟日與死為隣追思少年一段苦心竟無成就誠有不瞑目者然汎觀同志亦復皆然兄若泄泄然則終已矣斯道殆而可不悲哉

答董蓉山

主靜立極濂溪嘗有是言矣此非濂溪之言也戒懼於不睹不聞子思嘗言之矣不睹不聞靜也微而隱而見焉顯焉非不動也此無欲之體無極之真大易也故曰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彼得意而忘言故不執言而直顯其意若此兄所引動靜一原顯微無間是也而指以靜為時動時靜則淺之為靜矣易言顯也見也凡天地之交錯變易日用之酬應作止皆易也皆動也而其根則本靜本於無極此即所謂根原也兄恐其執靜一偏而不識此根原誠可憂矣雖然動靜兩言未有能實明之者果明之則靜之一言盡之矣不必兼之以動而後為完具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為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

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此其大畧也至其所指無
欲與所以至於無欲之機非面面相臨言固不能窮
也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爲良知該動靜
合內外而今主於靜焉偏矣何以動應此恐執言而
或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體統也吾
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
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
謂致知爲慎動亦可也此非生之言也孟子曰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也不識不知固
至靜也若於知識中認得幽閒暇逸者以爲根原却

答同志

遊記所書乃庚戌春中漫筆當時雖據一時所見尚
落言詮所謂法華轉也大段此件須於用工久之自
有覺悟至於有悟自我知之自我言之難以盡語之
人即語之亦不過因言寓意若其端的非功與已齊
亦未可以想像而言解釋而得也故所指諸公二書
徃日讀之輒有是非今日讀之兩難措口以其猶有
言詮故也莊子有言有以爲有物者矣有以爲未始
有物者矣有以爲未始有未始有物者矣此善狀人
之進也故學有所進則見有所移苟執以爲道泉在

定性

是皆障也良知之無分於動靜舍知覺精神無所謂
良知今之學者孰不知之孰不談之至實有見於動
靜之間而能辨知覺精神之歛散者有幾即使歸靜
歛實一意內顧尚有厭煩喜靜之疑又况隨感發知
任意流動以為吾之良知本無所分則亦未嘗有所
喪失其亦誣矣前避囂玉筍山反覆定性書於自私
二字頗有省發吾輩用功未切實與作用不應良知
者皆此物作祟耳知其為祟從寡以至於無此宋儒
嘗言之明道固異是也直令人擴然太公物來順應
而已矣夫以憧憧往來之境而遽令其擴然順應
答橫渠則惡其絕外物見學者靜坐則嘆其善學彼
非以靜為教也而言固若此然則欲得明道之意果
可求以言詮否耶

答戚生

老宋來得昆仲書戀戀有相慕意且悔向來同聚時
漫過此甚是好消息慰甚慰甚今世子弟輩恨無賢
父兄為之儀刑且驅之善為之儀刑且驅之矣所患
恃其聰明以知解自是無謙謙受益之誠故雖有賢
父兄為明師良友翻足為長傲遂非之資無益也來
書所言若此其將免於是病矣乎豈不為慰雖然特

承遣使不遠千里舍此更不吐實不爲自負此心耶
故不復避忌言之來書謂悔毘陵錯過不能竭盡請
益此善言也不知所請者果指藝文否耶抑指已身
過失耶若指藝文則海內過區區數倍者何可勝數
自應隨地求之隨問隨足無俟於悔且恨也若指已
身過失則此心本明自能覺察未有待人指點始分
別者分別必待人則克去亦將待人耶細玩來書發
揮後輩講學之病既原其起於意興又究其巧於機
關此已自能分別路徑矣若此則過在昆仲更無可
改矣乎如有過可改又何暇作此責人語不自責而
求符水鮮不爲邪魔斷送矣此病惟聰明能知解者
特甚其他篤實者便自可免由是言之區區辱相慕
者將又不爲邪魔資耶此區區所自懼也人之是已
非人者其所見常近高明所見既近高明則足以安
其身而又可以形人之短宜其不自責而責人也來
書既悔錯過於毘陵矣得無復錯過於斯言乎承尊
君骨肉之愛而昆仲又復推其一日之長故指其病
痛言之然却不得見此輒有面赤追悔作書之念此
念起即爲邪魔知此念作祟奮然悔恨斷在必改即
是降魔符水推而至於好高使氣先人妨俗皆能悔

恨即是常寓毘陵得師友日矣如何如何

答戴伯常

楚中習靜入山得疾冒暑言歸室人先逝喪中無事
發尹子所帶手書拳拳下問於不肖所謬述咸有質
疑贊助今世求此事於估畢之輩難矣求之縉紳間
益見其難况執事執金吾侍陛楯其所庸心有士大
夫所不暇者不尤難乎讀之起敬起畏雖然中心有
欲獻於執事者不敢不盡夫子言學不厭教不倦必
先以默識何哉欲人自得於心而後可以及於人也
學之不明久矣自談學者出即謗毀日甚豈人人皆
安於習俗作惡正道如此哉蓋有由也彼以爲子

自足其知此其所望於談學者固不思也象山有言
曰古之人言論未形事實先着有味乎其言之也夫
解釋理道分辨是非此儒者審問慎思明辨之事不
可廢也言之不出耻躬不逮顏子終日如愚非不問
與思與辨也彼反之於心有未協考之於行有未一
則思所以自克而自脩焉此其爲問與思與辨也大
矣恐人知其有也抑亦其下者也躬之不逮於言自
古已然况今日哉不肖向者云云聊以質一時之疑
不謂友朋梓而傳播不復可掩故有昔以爲是今又
覺其非昔者以爲非今又有當察者非敢謂月異而

歲不同彼一時此一時未可執言以爲極則且傳信於來世也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尚闇也無所事於章也執事所問可謂詳盡細繹微意有不止於相質疑者何哉今世著書滿家甲可乙否使人莫知取的有聖人起必將付之秦火以反躬實踐爲先一切智足以先人言足以文身者皆沮焉而莫之張喙然後乃爲還淳朴之俗養忠信之德以起相觀之善其或文勝於質言近於辯必將禁而遠之固不忍騰口說逞文辭日喪其真以共騁於曉曉之場啓人之口實也雙江公衛道之意甚切至其議論大廣亦嘗病之故頗執事而志切而語詳亦以言爲戒

居深山也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李延平隤然如田夫野老夫與野人田夫無異必有不知人之所知而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者矣執事以爲何如不肖以病體遭喪情思糾鬱血氣遂耗恐非可久人間者與執事往來書不知幾通每通書不可不盡惟不以其相拂爲怪即道在執事者猶其在我也豈必盡出於區區之言與其去取者哉

與李石麓

內外兩忘乃千古入聖秘密語凡照應掃除皆屬內

境安排酬應皆屬外境二境了不相干此心渾然中
存非所謂止其所乎此非靜極何以入悟

答成并居

手諭夜氣一章條示明切尤見別後案牘中學問益
密此非有所致力未易及也敬服敬服僕嘗細玩此
章重在日夜之所息一句故先儒有夜氣之說蓋言
旦旦伐之之後至於日夜一息則百竅皆閉諸機盡
忘猶夫天地之冬藏以起元正日月之晦昧以回朔
望翕聚之極必有發生故平旦好惡猶能同人使從
此善養更不以旦晝紛紜者枯亡之則旦晝皆夜氣
也息之功大矣哉非夫退藏於密而齋戒以神明其
德者烏足以語此夜之息天地自然之運也至於旦
晝而一於息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所
謂動而無動時時戒懼于不覩不聞而不以外境奪
吾真所謂行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而耳目視聽刑
政簿書皆非在外誠如手諭云云矣此君子法天之
學也然僕每自察之倏忽之間便分得失小小誘觸
即易泄漏欲如夜之息也豈不難哉如是而望無一
毫粘帶無一毫障蔽如手教云云又誠不知何脩以
致之也

答項甌東

此月十九日葉益泉兄枉顧敝廬出示兄手書并新刻私錄十冊左銘訓右箴警應接不暇且喜且愧以兄不負光陰若是而弟踈惰猶昔也其中有記憶未審者益泉復留草紙一部俾爲詮注秋來友朋見過稍密未能專業陶郡公處發來遠緘啓視之則夏遊記駁論又至矣弟平生不敢下筆妄有紀載非甘自棄亦俟稍有所得方敢請正向因見以踈惰面誚偶值朋友以良知見問遂書所疑竊謂與龍谿論辨當先納之龍谿未可他出比以納之兄者用解嘲耳兄所遜遁而病人畏死裸袒承當識者方慶其所遭不偶而殘喘或因是以存也弟亦何幸深山僻野妙義日聞如侍諸兄於一堂之上心心相對口口相授矣乎踈然反躬默然息念以此承兄之愛可矣而兄於末篇丁寧至再必欲弟有言猶豫不知所裁雖然弟之病不待有言而始有則亦不以無言而遽無矣向使此記不出兄何以知弟之謬妄一至于此而得以施其砭艾矣乎雖然弟與兄言者非徒言也將以證所學也學庸者孔門之學旨也欲論古人之學旨而不以身之所學者爲證猶注本草解衆同而不知已

病之深痼即令岐伯頷首伯陽解頤何所用之此弟所以不能不言也又自愧其言且懼終不達於兄與兄之言終不同於弟則弟終謬妄而已同與異不足計也何也言有所指固非言之所及也有言同而指不同者則固未嘗與之同也有言異而指實同者則固未嘗與之異也此其同異豈可草草於筆舌間哉兄之異於弟者在不睹不聞與知止兩言耳使兄於不睹不聞獨幽之處而能慎之未嘗有須臾之離則與弟之所解雖不同而實無以異也何也以其不睹不聞者未嘗有所混失故也又何必論其為性與非性即解記不存解亦離於解之常知也之所解雖不同而實無以異也何也以其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即常止也又何必論其為知所止與知常止耶弟非不知先儒先正之言為已明盡不可復加然而云云者亦於體驗稍有胎契即據為已之公案耳兄必欲其證據文義以解之則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乃中庸之直指而君子之不可及者惟在於人之所不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皆是也非弟強名之也即言微而隱矣而又可以睹聞耶此不可以睹聞者何時可離耶舍此更何所用力耶中庸憂道之失傳而作故其形容道體更無餘蘊恐人有

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故直指天性以為啓端以爲歸宿而中間每至用功處輒點掇其旨要言之言道之原即曰不睹不聞曰隱曰微曰獨曰未發啓其端也言學之終即曰淡簡溫曰人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無聲無臭要其歸也言學之功即曰不可能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曰莫能破曰不可度思曰不見不動無爲曰不思不勉曰無倚懼失旨也然則不睹不聞之所指斷可識矣朱子以不睹不聞屬靜爲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爲初動念時此動靜交脩無所滲漏也兄以不睹不聞之時專屬念

謂戒慎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知止二空

指最重兄試思吾輩眼前曾知止否止之地步何

兄亦謂知至善之在吾心必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知止也此誠是也兄試思盡天理

於極處而一毫人欲不留此是何等境界猶謂未至

於得所止即凡古之聖人言止言定言靜言安言慮

皆是說用功到至處未有以一念一事言者言大學

之道在止至善矣即繼之曰知止豈是解得所當止

之處而已耶只解得當止之處安能即有定耶致知

在格物知止之功也物格知至則知止矣意誠心正

至治平定靜安慮之實也當時朱子之註亦已云然
得者得善於已即常止也定靜安而能慮乃所以爲
至善而八條目者所以反覆終此條之意何謂無安
頓處耶且弟於知止看得別者亦以此章文字完正
純粹更無錯誤釋氏但言覺而已一覺之外他無所
與吾儒主於經世也此節既言知止即天下之事已
畢又恐有遺棄事物之嫌故下文言物有本末言物
本於知也事有終始言事止於知也知此先後而不
惑用全力以盡知止之功不近大學之道矣乎明知
止之外無所事於他求而又無所不該者也曰知止
此而今以解識訓之豈不失聖經之意哉此又弟玩
索文意而云然也若泥而後有三字以爲知止尚屬
初學時事則八條目而後二字其文同也豈物格知
止之後亦有何等待耶龍谿所言世情淡淡字與淡
而不厭淡字不同淡而不厭是本體世情淡是效驗
效驗必由用力非可以混話得之能一向於不睹不
聞處戒懼便自淡而不厭與落在已發照應者不同
故類取之蓋通篇意也若斷章而議無頭之嘲不能
易矣按本塞源之論所以破除後世之習而大人之
學實不外此今講學者既於人情物理混失不睹不

聞又徃徃假萬物一體之論以營已私反爲拔本塞源增一障礙是以欲別白之但語意不瑩不能自達宜無遜於兄之明也凡此皆就兄之所及者以言釋言乃應對常節耳至於與兄切磋及弟所以承兄之愛者固不在此弟少年談學垂老無成初不自解一二年間忽有所省茫然泣岐莫能補過盖以身之所立與古之聖賢所言不啻天淵之相遠也白沙有言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湊泊處此脗合湊泊知識意見猶不能及况於解釋文義而已乎即使弟之所言字字中肯縈句句發妙義而於自身了不相干猶爲欲爲之粹行是盖速其過而不待其改非愛人以德者也萬萬不敢聞命郡使立催回復會有佳客在座不暇彙括求正其中謬妄當不減昔不妨徃復以教之而於其言之所不及者各思默默反之於心務求不落文義意見則吾二人之交益豈有窮哉言不逮心徒有舍愧

答雙江公

日者遠承教劄惻然見生積過而息拯之以爲生之爲人可與言改過而人未有舉其過以相告者如未有真實力量受變於人而不能變人於遊泛之樂有

無之見與凡好名之類盡與撥除以求收歛且欲報其骨肉之愛引鬼神而證之辭苦意切諄諄不已若無從推心而置其腹當今愛我而思有以成之者寧復有如執事者哉某嘗謂友朋之義不明又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友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為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為徒營人之耳目所為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心此無足怪也不肖誠不敢以時人待友朋而友人之間鮮以不肖之心相報者乃今首獲于執事即是足以驗

執事之自處故生亦不能以感謝云爾而且為執事

以拯朋友之過者亦不徒一言之切磋而已也而生之積過此特其標見之一二耳其深伏隱匿雖生有終身不能察者不賴執事屢言相攻固未有速愈之期然未知其過之所由來雖欲以言攻之無益也何也其所攻者非其所深患者故也故某於執事所云不敢漫以聽受為應而必自述其所由來正所以求踐執事之言而尤冀發其所未言焉生謬妄不自量嘗陋時人之耳目而慨然欲求聖人之心以為心以為聖人之心未有能知而求之者知而求之者數世始一再見耳聖人之心何心也依倣言之如所謂意

必固我之絕無而視聽言動之皆禮庶乎其似矣而非即據是數言可以模倣而得之蓋即吾之性命徃徃易至於喪失而不知惜之於幾希者是也惟其爲吾之性命而非可以數言模倣之故非如執事所言真實收歛卒無以幾其至欲真實收歛以幾其至則舍師友之切磋亦卒無以去其散而歸其全也孔子之志學至於能立不惑其力量足以自信夫子貢猶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夫子亦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孟子論尚友則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必曰古之人夫曰不得見曰友其庸不暇斯歛之歟就而常時其有於未謝齊梁之此聖人真實之心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彼誠見其問禮問官學琴學射以爲博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求者在此不在彼也及其老也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於周公與孟子之願學孔子皆所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而尚論古人一驗也由孔孟而後濂溪太極圖得之种穆伊川之易取證成都康節歷多方四十而後閉戶橫渠遇二程始撤臯比朱陸呂張之徃復議論古之人不敢小其身淺其學而皇皇於旁求又如此夫聖賢莫如孔孟而傳孔孟者莫如周程數子即使其不由師傳獨立無伍亦將自

量其力以求必得蓋不惟其跡惟其心理之所不容已也又况其事已如此生乎其後質居其下者顧可假收歛之說而遽自以為足乎生少多病當其未聞養生之說而畏死之速也問藥抄方形之夢寐恨不越疆往就其人有不以其人告者輒私怨之何也吾愛生之心真實故也今之學者未有真實收歛之心斯已矣如有是心則越疆以求其人如病之於醫亦理之所不容已也生雖未有真實之心然於求人則已至矣有益於我為我所不逮者必虛心相向蓋自抹其短而非舍此以趨之至其有益必捐身而不顧

惟謂之實矣所以作性而養生之儉並表粹言之加以

之茲行正所以勝之至於時禁體貌規格之間漠然無所芥蒂於中以為平日蓋嘗脩飾於名而此庶幾為對病之藥是以舉世士大夫莫不深居養望盛賓從而尊容儀生則獨往獨來有豫且之辱爭竈爭席起楊朱之慢蓋揆之庸行則怪僻矯戾誠不得辭凡此皆生之過所由來也雖然生之不得辭其過而改之不容稍緩者無待論矣執事聞其由來如此亦將易其改之之方而有進於此乎抑惟止於前所言乎蓋凡受變於人者不患於變而患其無主如其有主則其變也乃所以為進使中無以主之而徒恃所見

以爲力量受變者謂之牽已其拒而不受者不至於
輕人矣乎夫此亦一變也彼亦一變也從不變之說
亦受變也後世異端爲聖人之憂者果皆受變乎亦
正患其不變乎又况力生於心其心堅者其力厚以
固又非可以激而強也遊泛之說前已盡之蓋世俗
之所甚苦而未見爲樂若未至於聖人之所樂又當
勉其然未可以爲禁也今之深居簡出者其有饑寒
跋涉危險摔詈之警否乎既享宴安而又無怪僻矯
戾之謗如是者誰所不樂雖然不知於聖人之心果
何所當也如以爲士大夫之出遊者鮮不密有所染
之耳目者生之見也聖人之心其隱者也遠聖人之
心則見聞不及見聞不及則人不可得而言故可得
而誑時人之耳目其顯者也遠時人之耳目則見聞
可及見聞可及則人皆可得而言故不可得而誑而
生獨不以爲然者聖人之心不可誑也此生之將來
真實以求收歛之功也生於好名之心未盡撥除者
種種不獨在此一事而超有入無之見生誠未有所
至又將以言模倣之則得罪於聖人益甚惟真實收
歛四字當書紳以報執事執事亦勿自執所見恃其
力量以爲聖人之心止於如是而必盡友天下之士

念菴文集 卷一 三九
以進於古人又生所以報成我之恩也悚又悚又

答翁見海

往昔京師中謬妄自持雖於當世君子心慕嚮者非有紹介之通不欲往見以爲近時泛交色取皆屬於通融而吾姑以是自守庶乎其不蹈敝俗也不謂固陋日甚而於親賢取善之道遂成背戾歸田以來稍自省改雖不敢諂於上交然視往跡顧有時媿發而不復迷者恩江返棹承手書特示既追背戾之莫及而又動其媿發之心即此受益不細若見枉之意失不豫知非敢吝過而堅於終迷如執事所教也不肖

武備不致流而此身猶在豈能自意問學者二十

昔之非而省改焉亦欲置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敢有所退託深山寡交切劇者少常恐虛度時日枉過此生所謂一切加意於經世者雖每入思竟未有統緒也雖然博厚淵泉之教則能俛焉從事以冀終身之必可學此非敢以虛言相調也且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何物哉非以此心之虛而能神乎而吾未免有欲則窒其源而遏其流者不知其何紀極也如是而以經世適縱其所欲而濟之多才即使力能展布能如天地生民何哉吾欲果能忘矣天地生民莫非一體未有一體而不知愛者知愛其一體矣

則所以維持保護以不拂其心而遂其命者自不容
已知所以維持保護矣則如來教所謂天文地理人
材吏治兵政國儲以至民間疾苦之故其肯畧而不
講忽而不行而有若不相涉者乎譬之水然自源徂
流可以幾於放四海者而欲之難忘則自有身以來
歲深月積膠固根蒂牢不可解非夫實以聖人爲必
可學而於世俗毀譽愛惡爭競習尚反視易聽使內
無留滯外無牽引深靜明遠惟吾心之爲安固未能
無少藏蓄以爲科舊而遂其滋蔓者也能以聖人爲
必可學而於欲必無藏蓄矣然後此心之虛不窒而
神乃流通自其無不乘載而言謂之博厚而非指博
文多謂以爲富廣也無窮盡而言謂之淵泉而
非指幹濟酬給以爲權變也蓋欲爲天地立心必其
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
之命爲命今吾人之心與其所謂命者果安在乎能
無媿於天地而不負生民矣乎誠有意於經世者固
不能一日悠悠爾矣古者澹飲食惡衣服輕財利卑
宮室甘苦分餘以求得此心者正所以爲煅煉之功
而必與諸欲不並存者也以此從事隨力所至以爲
經綸在家益家在國益國在天下益天下大用之不
愧四海小用之不媿四境不用亦不媿四壁此不爲
磊磊大丈夫哉執事教我者至矣亦切中其膏肓者

念齋文集 卷一
也十餘年前不肖固有意乎絕交息游習懶成癖近始悔之然於來教不徒曰受益而必述其所從事者正欲藉以求正以盡親賢取善之道以俟嗣音而請益焉不然則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我者亦竊有願也不肖嘗與友人書曰今之凡有意於我者皆欲成我者也感來教疊疊故不覺盡言相對無期萬萬自愛

答王西石

冬寒惟夙興視政爲勞候問缺然知其罪也仰承下問謙謙不自止足至指其浮躁之氣而示之即此一大抵工夫未下手即不知自己何病難去又事未對境即病亦不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肯遽克此其所以難也而執事乃能指以相示非實下手決不自知而又不爲之諱夫不爲之諱即不回互可知然猶以無長進爲憂此不肖所重嘆也使執事於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喜於不快意處必詳察而未即怒言不以快意而易入人不以快

意而易任言水文章豈海為江右

與新兩城

別來舊業稍切尋求惟是意中未能盡淨害性之物
猶能入中知雖少進遠在目前譬之探物實未至手
總是凡心俗骨煅煉不真今已甘受割磨即恐此等
終非可成器也向者所示微疑曾消發否今之靜根
高明所據此何似夫培生于疑疑之所在即是木
靈愈疑愈明更不住處若非本靈至虛安得不借一
偶遂成障蔽此惟達者乃能愛惜不肖孰有為病又
以知解冒為自性何異認賊作子者乎古者聖賢於
道皆自入處及其既得而後入不與問途自是兩境在室猶執塗轡即是心非故子

寄雙江公

求仁不執一說孟子善信更無發揮必以一言盡一
理此達者所以病後儒之拘也執事不泥前因不矜
已得惟心之安以為極至將來所詣豈可測量倘示
新功亦學步者所殊慕也

僕往得長者與槐野書末簡有云萬一事勢不偶便
當引決每誦斯言未嘗不為壯氣然竊恐斯言或驗
又未嘗不為含悲也今巨海扁舟得歸畔岸凌空白
粲可期共嘗守道不變鬼神相之固如是乎僕頃入
山人跡罕到四月始聞長者事言者前後凡五至亦

且五變其說初聞禍在叵測徬徨而繼以泣涕者五日其後每一二日其說一變悲亦漸減至旬有五日得致仕報乃更躍然以喜回視向之言者悲者皆虛妄也是時初習靜坐晝夜不休體方厭苦遭此魔害精神意態若不能堪此特傳聞耳長者入京四五年其屢變之說與可悲之事身既親歷為心魔害者不知幾百倍於山中一旦得釋去之盡成虛妄精神意態不問可知自僕與長者別每恨不得置身其側獻其所欲言今聞長者歸又恨不得置身其側言其所未獻故雖躍然以喜而亦不能無所邑邑長者念僕甚於僕念長者常思得歸時過桐江必握手追歡一吐五年悲喜思念之情以快懷抑且素不喜僕之入

山近於好竒今長者所期不效而僕又犯戒彼此相望不異未歸時其邑邑又不知幾倍於山中也念在家時每為外境所擾苦無所避恨不踵康節百原山中故事屏居巖谷與世不聞靜觀吾心存亡有無之故以盡去其渣滓然卒不得便近入山月餘內境之擾又無所避不覺爽然始知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僕不能視在家如在山其擾於外者復擾於內亦何怪也然不因在山即不自知以其在山而後知則在家有不盡知者矣既不盡知安能盡除譬之濁水乘風揚波渣滓不見置之靜地清濁

漸分濁水既除動靜何擇心既有擾湏以靜除欲其
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質之定性語亦
不殊從此靜坐頗不厭苦縱使不能盡如古人之在
山當亦不似前日之在家也此言煩細不足聞但恐
長者邑邑不釋率爾自述此書三四轉手計難速至
書至不免又動長者思念莫又添魔害否七月小价
來幸以數言見遺如見顏色

答王敬所

洞中默坐忽徐生齋手書諸集遠來惠問啓讀之獎
借大殷而持謙彌下此即見進進不已之機所以興
起不肯者深矣感感歎歎往劉生奉詩教至鏗然雅
言曰夕與士友講之竟以謝高才前即和此見徐生
始強爲之可以知其懶慢拙陋矣洞中坐閱炎涼故
吾無少長進方切內懼而來書亦以不息自然往往
有不奏合之憾知非誑語冗中與靜處爲力自有難
易不同宜執事之兢兢也夫不息其真體也然而不
能不息非真體果亡也其蕩而失之者多也請以吾
之經歷者爲執事言之吾嘗歸靜以爲之主冀其動
而不括也然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
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
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任之則成馳
騫執之則拂生理於此調停俾常若有存而不敢忘

久之至於無所存而自無不存此吾之所自勉而猶未之能也執事其有合乎哉若夫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罅隙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象山所謂是非可以立辨尤爲扼吭語在自察自決而已

與蕭雲臯

與兄相處爲歲甚深而兄之相信歲深一歲誠愧無以爲兄先以馳驟於千里一日而近者執禮益下欲有所尊以爲已約束之資如游夏疆曾子事有若者以兄謙抑若此固不患於無師資獨不肖謬以身當其禮又若祭祀之尸然謂之曰請自愧始則可若欲

不可以
一言盡

如真有益於兄而兄能以身下之將不爲末俗自賢與自暴者之勸與不肖於此又重以自責也夫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疑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筭則微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况得以言相度哉兄資本謹實可以坐進此道惟覺嚴謹中或傷於畏怯而無奮迅必往之志篤實中或傷於拘滯而無撒脫不累之操此二病不肖所素嘗者

金齋文集 卷之二
故向兄言之然時皆往矣舍今不圖後難收效言之至此不覺內悲千古一遇至寶輕捐非夫也見荆川兄眼當自別意當自別風便幸有以益我若以虛禮相拘而忘切磋是相率而爲僞者也非所望於兄也

答周洞巖

相違幾十載每見京國人來輒稱兄縝密靜重雖未及面承學問宗旨知己先得此心歛實處竊謂可以自附於知己之後固不在言說之同與異背與合也楊兄來自荊州遠辱存念惠以多儀復手裁示新得與學問宗旨惟恐不肖無所砥礪或至背於致知格物之訓較勝切磋不聞此義久矣獨學寡聞之人得此使謂較勝切磋金齋教令教悅外耳謹陽明公答

翁書其中惻怛懇到能見之至其疾首可哀處殊未知所指只以文字漫擬耳若止以文字漫擬其口氣而斷論之而未及深究其疾首可哀之誠則安得不來整翁之辨斥而且嚴爲之防範自以爲大有功於聖門不知當面失却良友徒令後人生慨卒無補於生者之拳拳以爲千古之憾此非遠事難驗也生何敢望陽明公之萬一若耿耿一念亦欲不負于陽明公所言今亦不欲復爾嘵嘵以增口過惟自勉進所知俟他日相見執手目逆而笑即是與兄千里合席者也生日衰矣百念皆廢日惟汲汲了此心期如秋

陽江漢影響即就木時得瞑目足矣兄德政所在有聞願厚愛護以光斯道洞中脩竹古石如對清嚴

答趙浚谷

今春得書知情況甚佳爲慰兄家居作何功課弟在家三年愧負時日近治小圃結數椽其間杜門謝客灌畦種樹暇則對古書吟誦自適若此可以終老靜中回視往日誠有心粗氣揚之病若古人鎮靜舒徐不動聲色不騁材氣事自立辦深用疚心吾兄於此當更得力否此處關係匪輕學問未入細宜不達此未可各安所至遂爾自足也

答唐荆川

興頗覺衰颯杜門謝客是何等受用此生精神既不知愛養又不知向正路幹當今衰老矣更無收拾猶從世路馳騁真是罔生也近來覺存主凝定處煞難只覺別時承當常從此心一句猶屬欺罔吾兄當更超脫得自性作用否近於友人處見序程子語畧直下斬然開口見臍令人躍然第不知未嘗纖毫致力處作如何解果不屬脩爲乎改過遷善皆屬自然乎抑此二者尚須解悟而後自信乎不覺多口正俟指迷

答李子

遠承惠書備抽情思讀之令人酸楚宇宙內萬類咸聚升沉得失憂愉榮悴何所不有何往非人承當安能一一俱中人意若解悟者視往昔事有如夢幻其順遂乃偶然則其拂逆亦係偶然若執着前緣但求順遂譬之夢醒說夢又求夢中境界可得耶不可得耶往日東坡所紀春夢婆一事去仙鄉應不甚遠安知今日夢非前日之夢但求今日人不愧前日解夢人即吾所當有事耳執事居海濱去此更無因緣相會斷未可期所願正身表物使鄉閭多美俗郡國多善人所謂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於吾人事業儘有可着力未嘗真成阨塞也由此言之舍眼前地步區區於夢中境界爲智耶爲不智耶執事當解悟矣不肖所懼多故不一惟是仲弟天亡更爲痛迫歸田以來前緣盡捐於此稍稍自釋乃知生前骨肉已無常聚之理此外又何足云年來得一洞於里中名曰石蓮其傍可田可樹分將終老於此罷官後室人舉一子可了繼續一念自此飄然世外打貼身心今其泰然了無一事以此復還造化可免鬼戮神譴今已次第有少路徑不虞前途險隘也人生營營者衣食計耳表葛饒粥外凡有羸羨俱爲長物吾能以無窮之寶易此無用長物耶當時每會晤喜執事不以爲迂而病軀至今十年始通一書一書千萬

語更不直吐心腹不虛交游耶願執事頓棄前緣別
求生機灑灑熙熙作嶺南人物異日縱無會面至還
造化時共委於大和中彼不為祥雲此則為甘雨斷
不落沴氣中去即所謂同心合德過於同堂合席者
也嶺雲限隔神往形留

答何善山

日昨曾往一束冀此後別有見教然後方敢以言句
相答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為言實非
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爲善執一說
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耳猶
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於自性自命
喫緊用力有稍傷損即如眼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
可替換自朝至暮如絲過細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
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爲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工即
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既已傷損尚不能知
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
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
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
突到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
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
今但可自謂換傍度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
也往昔舟中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

自性自命

未是狠手猶被道理作障容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
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
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
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
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
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
身若既了時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老兄此言豈不將
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世弟則以爲
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
誤了春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
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死生拋却名
位此數事乃吾儒誠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
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姑
據來章言之又涉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
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
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
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
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
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附會包裹之病即
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於是也兄有執泥糊塗
之病即誠心攻之非以自卑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
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舍弟促促言別信口

直言以復向者之來章如不責其不遜欣然覽之豈
特弟之幸將嗣後友朋言廣受善者必自老兄始矣
中未有得故發已意不瑩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瑕
而抹正之

寄雙江公

色使來重得手翰別紙指示會友無益極中近世肯
縻嚴絕而過懲之不為非學即其拒人者堅則所以
自守者不得不密譬之遇盜之為敵當自設備從
而附和決藩破垣不患窺伺我矣此亦自辨處也不
肖所以泄泄致尊慮者止不能為辭色耳然當時亦
有說凡吾之以一藝稱雄長者莫不各有自得處能
虛心取之皆足以為觀法之助故有持異說與我迥
不類者亦詳察以求其故而不敢遽有忿心以來扞
格之勢比至一無足取然後從而棄之或病有所在
亦將按其瘡而嚴為之治使彼無未盡之情而吾有
難勝之實以為此乃成已成物之用實則闇於聽言
而緩於處事其性行固然也率其性行而往使卒無
足取而又貽之害然後從而禁之驅之亦自有不容
已矣朋友之弊誠無自解大要存乎其人如學求益
則相觀更速不必不會如不知學則會誠為蠹如來
諭云云為今之計非必以不會矯會之弊求為益我
者耳所謂棄之禁之驅之自不妨與於其中猶畢公

保釐東郊旌別淑慝乃爲善也長者謂如何

答薛畏齋

近聞振武揚威不墮宴安即象山剪爪學騎射意不特可以警服山寇將來多故亦賴之矣語云刀劍利則倡優拙又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鼓舞奮迅之餘何物可相干涉世間脂膏之氣脫洗當盡何謂非道耶近觀史至任俠輩未嘗不爲之三嘆吾輩不入道只爲尚有兒女子態終日裝綴耳目不肯直心直意向前承當即有承當亦是商量利害中尋得方便此去任俠孰真孰僞古人佩劍之義良有以也兄憑軾亦感及此否

答友人論學

承手書追歲月之逾邁悲志意之遲遠令人悚然仰見夙念之耿耿也往歲浪漫一出得與四方士友君子聚論稍有省悟近世談學不爲不衆求其畢竟就實充盈頗亦落落良知一語乃陽明公指袖珠示人者自此說一傳漸失其真至有以恣情縱欲附於作用變化之妙而此語未始離人一語遂爲出脫私意旁門遮飾面目話柄其爲害乃甚於未談學者豈不甚可懼哉譬之童蒙學字稍能指認點畫雖未執筆亦足開顏以其將來可馴進也已而弱且冠矣已而壯且室矣猶不知旁通書灑惟指向來所認指畫任

意塗橫以爲能書其不見笑於人者幾希方陽明公之誘掖無方啓蒙時也今之空談則有似於冠而室者之不通筆灑矣弟歸田幸全首領得以餘力畢此事恐習氣深重未知何日始得湊泊亦願吾兄共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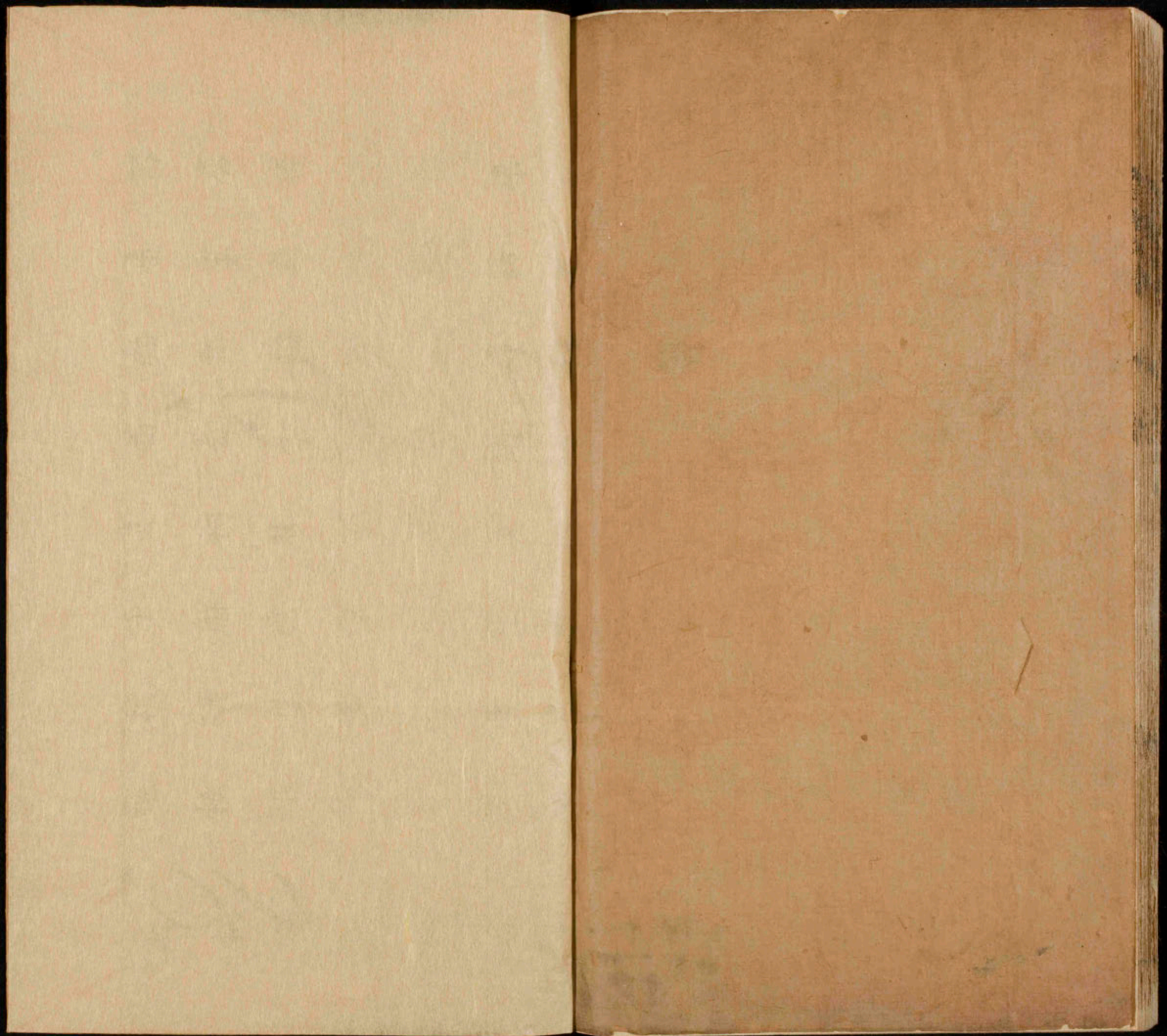
答戚南玄

來諭安身立命一段至利害是非之說尤近世所未察古來聖賢所言利害是非更無小大輕重識得則通體天地觸處是覺顧人爲議論張主恐不免有分析得本心爲利失本心爲害是本心爲是非本心爲非本心原不滯在一隅真能用力日可見之然稍涉意興攙入精采亦未使其勃然生長爽然退聽也海內言語承當者不爲不多果能發憤忘食者亦未多見其人吾儒固有本業第能專業者亦頗少在辭受取與眼前種種何事不相關涉何處不藏欲根欲根固不分清與濁小與大也如何如何鄉里人傳吾丈家居與邑大夫頗有掣肘此又何耶若問之在朝不知問之在野不知即元精固密真是欲根潔淨此方真能業儒吾丈有勇力者請先驅馳弟當促步

又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者即

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
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
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
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攙和得於此未能
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



110X
135
8